



新媒体艺术团体 Teamlab以梦幻、迷人的沉浸式展览体验“缤纷”无数

艺展热衷的沉浸式体验 只是巧妙的消遣？

马琳

美术馆若为了吸引观众，一味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出只吸引眼球但缺乏深度的作品，或将导致美术馆的“游乐化”现象。这是沉浸式展览热潮之下格外需要关注与反思的。

“沉浸式体验”给展览领域带来全新的表现形式

连接观众与美术馆，展览是一个重要的通道。随着美术馆里的展览日趋多样，观众对于展览的要求和趣味也越来越高。在展览中大量运用新媒体技术，或者，在展览中加强观众与展览的互动，渐渐被证实为提升大众观展兴趣的有效方式——最近几年全球范围涌现出的不少展览，因循的都是这个“套路”。其成功秘诀在于，打破了艺术家和观众的距离，营造出一种沉浸式体验。观众不再被动观展，而是成了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也不单单是艺术家创作的结果，同时是观众参与展览的结果。

“沉浸式体验”与沉浸理论的提出密不可分。这是一门认知心理学理论，首先由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提出，并在此后逐步得到完善。通过调查人们舞蹈、阅读、手术操作、做数学题等活动，齐克森米哈里和其他学者发现，许多人会由于全神贯注而暂时忘记自身的存在，不同程度感到时间的指针被拨快了，效率提高了。所谓“沉浸式体验”，指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

起初，沉浸理论被人们用于语言教学实践培训的。之后，陆续有学者进行相关的沉浸行为研究并修正其定义。今天，它在艺术领域被持续推进，拥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比如影视行业，通过当下最热的VR虚拟现实等方式，让观众体验进入电影场景的沉浸感。同样，“沉浸式体验”也给展览领域带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吸引观者参与、互动的艺术作品深具“爆款”特质

三年前曾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引发观展热潮的《雨屋》，营造的就是一种沉浸式体验。近日它再度“返场”申城展出，观众热情依旧。

150平方米的空间里，雨水自天花板如银丝般落下。为了让观众更好的体验这件作品，《雨屋》以10分钟一批、每批20人的方式迎接参观者的到来。许多观众为了这10分钟的沉浸式体验，不惜等待几个小时的排队时间。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通过聚光灯下的雨丝折射出来。

《雨屋》是艺术团体兰登国际的装置作品。兰登国际创立于2005年，两位创始人弗洛里安·奥特克拉斯和翰尼斯·科柯都是德国人，2005年他们一同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这个艺术团体包括艺术家、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等，其作品往往使用科技作为艺术创作的语言，以参与及互动的方式引发观众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现象的思考。比如《雨屋》就是利用3D追踪摄影机定位参观者的位置，进而控制流水的开关，人到雨停，雨中不湿身。此前这一展览登陆伦敦巴比肯中心时，观众很执着，有人称为了这场“雨”等候了12个小时。此后展览移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时，也有统计显示，周末观展的等待时间可能超过5个小时。对于《雨屋》在全球引发的观展热潮，有艺术评论家指出，浸入式艺术越来越流行，很多人为了在里面自拍，甘愿在高温天气里受罪。

对于《雨屋》，兰登国际强调的却是实验意义。这个艺术团体对观众如何与自己不了解以及不太能理解的事物之间的互动非常感兴趣，更想看到人们对这种所谓的奇观时的反应。他们运用科技展开的“实验”，借用人们熟悉的自然现象以及与自然规律的背离来吸引人们参与和互动。全球各地被它吸引的人们，都是实验的一部分。而观众在线上掀起的热潮，不同寻常的参与，也引发某些专业人士的质疑。《雨屋》在纽约引发热潮时，《纽约时报》有评论称，“尽管雨屋设计巧妙，也很有趣，但它似乎只能算是巧妙的消遣。”可以说，高科技的艺术作品加上狂热的观展体验，扑面而来的外界质疑，共

同构成了这个堪称奇观的艺术事件。

另一个为人熟知的沉浸式展览，是日本新媒体艺术团体 Teamlab 去年在佩斯北京画廊举办的中国首展《花舞森林与未来游乐园》。这也是其全球巡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成立于2001年的日本科技艺术团体——Teamlab，团队成员近400人，包括艺术家、计算机工程师、建筑师、CG动画师、应用设计师甚至数学家等。他们利用新媒体技术与观者产生互动，形成极具想象力的浸入式观展体验。

在 Teamlab 的标志性作品“花与人的共生永存”系列中，实时运算的技术让一年四季的鲜花得以呈现，而虚拟的花海会根据观展者的互动行为不断随之绽放或凋谢。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每一朵花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它们一旦凋谢就不会重生。

对于这样的视觉奇观，《纽约时报》评价道“Teamlab 的作品像是多声道管弦乐，将光线、声音、视频、数字序列和虚拟现实等共同融入一个科技化的梦幻仙境之中，并致力于让技术进入艺术的范畴。”Teamlab 创始人猪子寿之却并不认为科技是自己作品中最重要元素。他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我们感兴趣的是通过对于数字技术的运用，艺术将如何得以被拓宽。通过将科技与艺术相连接，我们也许可以让人们的生存变得更加积极。数字化的概念本身就是去拓展人类的表达。”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花朵、水流等自然之物一直是 Teamlab 作品中的核心意象。在他们令人目眩的科技景观背后，始终隐藏着对于人类生存的提问，而他们的艺术作品正在试图让城市中的人们重新感受到自然界中生命的活力，并激发人们去感悟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展览中的“未来游乐园”部分吸引了很多家长与儿童。Teamlab 鼓励孩子们用自己的手去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想象空间，而他们亲笔绘出的人物、动物、植物等图画通过扫描会将图像传到展厅中的巨大屏幕上，这些图像马上就会活动起来，并与参与者产生实时的互动变化，令孩子们感受到世界上的生命是如何地丰富多样且彼此紧密相连。这种互动的体验，不仅拓展了艺术自身的边界，而且极大丰富了孩子们的想象力，改变了目前美术馆、画廊运用展览空间的方式。

去年9月 Teamlab 还在深圳推出艺术餐厅，引得人们蜂拥而至。这个餐厅每餐只提供8人用餐，是个维持一年的艺术项目，在此提出的是艺术新的可能性——你是否想过真正融入作品、化身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艺术如何在餐桌上创造一个新世界？在 Teamlab 餐厅中，放置于桌上的各种器皿中释放出来的世界会彼此影响，桌上与周围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也会受到观展者行为举止的影响，然后共同创造一个世界。这件作品与一般餐厅是不同的概念，人们不是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享受整个光与影的艺术空间。在猪子寿之看来，餐厅最迷人之处在于给予观展者完整的艺术体验：每一道料理都与一个不同的场景相对应，在你面前呈现的世界，可以与其他人面前的相融合，就此生长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种沉浸式空间，会给人们一种与自然美好的体验。在不经意间，艺术的确改变了当下的世界。

“Teamlab 是个艺术团体，我们做的是与艺术家一样的工作。其实我一开始就想成立一家公司，只不过当项目所需的技术人员、艺术性协调人员越来越多，运营起来会涉及法律问题。世界上有一定规模的作品问世，大多都有一个团队在创作。艺术家在画廊、美术馆展览，通过藏家收藏作品获得认可，我认为这种传播艺术的方式已经过时了。艺术品不应该让有钱人去购买才有价值。让更多人去体验，真正能改变人们一些想法，这才是艺术更有价值之处。”猪子寿之说过的这番话引人深思。

国际性的艺术双年展上，营造沉浸式体验的作品同样成为关注的焦点。艺术家安妮·伊姆霍夫去年在威尼斯展出的作品《浮士德》即是其中的代表。这件作品包含一些装置作品以及每

时下，看展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熟悉的一种生活方式。

本期“艺术”版，聚焦让人过目不忘的艺术展览，聚焦这些展览背后的趋势、门道甚至争议。

——编者



▲在全球各地引发观展热潮的《雨屋》展览



▲前不久于英国V&A博物馆举办的一个以歌剧史为主题的特展，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天5小时的演出，演员包括艺术家本人以及一群舞者。在这件表演作品中，伊姆霍夫对每一分钟的姿势与动作秩序都有所设计。这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即某种结构在背后潜伏，但观众却看不见；而同时，表演者有意识地打破剧本的限制，进行即兴表演——与深深笼罩着现场的紧张氛围相抗衡，每个表演者的个性又都非常突出。

热潮之下，警惕“沉浸式”滑向“游乐化”

每一门学科都存在边界。艺术与科学因新

特展作为博物馆聚集人气的重要力量，时下很流行。博物馆在特展方面呈现的内容与展陈水平，也因此成为评判博物馆综合专业能力的镜鉴。好些展览虽然标有“特”字，还是难以脱离临展的范畴。在很多博物馆中，特展往往因为临时性而遭遇临时对待，它们通常比较简单，甚至简单到粗糙和敷衍。前不久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举办的一个以歌剧史为主题的特展，却显示出国际博物馆界少见的精心和大制作，让人难以忘怀。

跟随歌剧的浅吟低唱，轻松走过历史和城市的时空

不同于许多主流艺术展的是，V&A的歌剧特展并非用具体的艺术作品构成某个主题，而是通过展览让人们认识、回味歌剧的历史和魅力。歌剧艺术离开剧场，离开音乐，离开唱腔和剧情，如何在博物馆的空间呈现？这似乎需要将其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

这个展览的策划像是一出浅显易懂的“歌剧与城市”历史剧。它之所以能够获得《卫报》等英国老牌媒体给出的五星评价，关键在于以歌剧与城市的关系切入，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来呈现，而所有的呈现方式都有着与歌剧以及剧场的契合。从入场开始，从戴上耳机起步，周围弥漫的历史氛围和在耳畔浅吟低唱的歌剧一样，让人们轻松走过了历史和城市的时空。

展览以歌剧发展史为脉络，其贯穿在城市之间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欧洲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以及城市上层社会生活与审美的发展变迁。展览以四个世纪里的七个欧洲城市威尼斯、伦敦、维也纳、米兰、巴黎、德累斯顿、列宁格勒为基点，揭示了歌剧如何与它们所创造的城市，与社会、文化景观密不可分交织在一起。观展者不仅体验歌剧音乐，也见证这种流行的娱乐形式如何捕捉到作曲家、音乐家和歌唱家的想象力。比如，展览从1642年的威尼斯开始，以意大利作曲家蒙特威尔第的作品《波佩亚的加冕》中的一曲咏叹调为展览拉开序幕。与之相关的威尼斯地图与贵族日用品，还有那抹开鲜艳红裙而露出腿部的女歌唱家的雕塑，都显示出此时作为商业城市的威尼斯的高度繁荣。

展览的呈现调用了多样化的手法。特别是英国皇家歌剧院在合作布展中的驾轻就熟，既有大规模的舞台搭建，又有能够看到后台与布景机关的秘密。人们常规在剧场处于面对舞台的固定位置，而在展场，人们可以绕着搭建的舞台观看内部的所有，尽管这不是歌剧的核心，而围绕着歌剧看前所未有，正是展览所带动的另一种方式的呈现，是不同于歌剧的展览，也是不同于剧场的展览。

以一个展览看歌剧四百年而走遍关联的欧洲七座城市，感受深邃的思想，激情的吟唱，历史的穿越，视觉的震荡，有赖于V&A新开的地下展厅。这个展厅名为Sainsbury画廊，连接着博物馆另一侧出口，是建筑设计家的精心构想成全了一个崭新的V&A。从这个入口进入，从门外的广场到下层的空间，以及预留给咖啡厅而能够看到户外的空间，特别是进门后沿着一个并不是很大，但设计独特的楼梯入口，将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于V&A其他旧有空间的新视野，好像是为这个特展而量身定制。通往地下展厅的，是黑色钢琴漆面的楼梯，它与白色的墙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红色的立柱则在这种反差中增加了色彩上的强烈反差，它完全不同于V&A以往的建筑空间和空间设计，或许这正是表现今日V&A不同于过去的地方。好的展览需要博物馆提供好的空间，将就的局促往往使很多展览力不从心。当然，展陈设计对于空间的规划以及合理的利用，正是这个在空间设计的动线安排上的巧思，正如进入苏州园林的感觉，丰富与变化、曲折与伸展，在展览空间的安排上表现出了奇妙的分割，一切都难以预想。

文字介绍、背景板、灯光等 诸多细节，都呈现出与歌剧以及剧场的契合

整个展览从头到尾的墙上都有相关的文字，它们像涂鸦而不构成法，完全不同于既往所见的那种博物馆中的文字，以及在展厅中一本正经的分布。黑底上的反白字，正体的标题与手写体的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此可以看到剧作家伏案的身影。重点的下划线与手稿中常

见的那种批改的符号，其实出的形式感还是强化了历史中过往的感觉，正如同展览内容所呈现的那样。有些直接把箭头指向下方展柜中陈列的手稿，此种不拘一格“排版”似乎也在诠释展厅空间和平面设计中的结合，可以打破常规。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展览主题密切相关。

与展品文字介绍相关的视频充斥在展厅之中，银幕或大或小，液晶的、投影的在各种辉映之中依然表现出舞台的感觉。歌剧中精彩的不同时代的历史片段在这里回放，观者既可以在这里了解历史的精彩，也可以立足于今天而欣赏过去的辉煌。这些在今天的博物馆中常见的形式，综合到这一展览之中，多维度诠释了展览的主题，而在不同的时区和城市区块内，配以相应年代剧目的舞台陈设、演出道具及服装，极大地丰富了展览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出了作为艺术综合体的歌剧在艺术上多样性的专业内容。

好的展览一定有好的展品，展品的级别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展览的级别和档次。此次特展的重点展品之一是莫扎特当年使用过的羽键琴以及他的创作手稿。莫扎特用过的已经非凡，而18世纪的这种按弦古钢琴在今天也不多见，重要的是这种具有历史标记的乐器，既反映了它在17世纪至18世纪间全盛时期的显赫地位，又表现了它被后起之秀钢琴所取代的历史过程，其与之相关的歌剧发展也正是通过这一具体的乐器而显现出来。此时此地，经由较为温和的咏叹调开头的音乐，于莫扎特的维也纳处转向了脚步欢快灵动的新的时期，激情的诠释在此则是恰到好处。

显然，作为古典形态的歌剧在现代展厅中的呈现，有很多手段可以实现其目的，除了重要的系列展品，还包括展览的形式语言，如展览中的展柜、画框以及各种内容的搭建。讲究的版面与粗糙的搭建所形成的反差，是该展在展陈方面的显著特色。不同规模和形式的搭建在一般的展览中看不到，属于隐蔽工程。在这个展览中却成了一种超越常规的刻意安排。这种刻意，像让人们一目了然看到舞台搭建一样，所不同的是，设计者把人们不愿看到的那种原始状态，翻转过来让人们看到一个最为朴实的始初状态，或者是一种内部结构形式。为展览点睛的，还有灯光设计。

灯光是舞台艺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可展览中的灯光设计往往被策展人所忽视，有的即使有设计可能也比较简陋，有的几乎等同于日常的照明。这个展览的灯光设计整体上维持着剧场内的感觉，黯淡中显出柔和而不昏暗。光的设计在该展览中实际上是在引导观众走向展品。从开始舞台上的人物形象模特到服饰，到莫扎特的羽键琴，都用灯光勾勒出了它们在展厅中的显著位置。

卢梭曾说“舞台刻画着人类内心深处的激情”。把这些激情通过展览的方式而表现成为与城市和歌剧发展相关联的历史，正如该策展人凯特·贝利所坚信的那样——“歌剧展可以让年轻一代对这门艺术有新的认识”。由此可以理解展览中内容与形式的一切，都是为了年轻一代。而歌剧在当代的生存与发展正是以年轻一代观众作为支撑，博物馆和博物馆的展览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为知名艺术评论家)

离开剧场的歌剧艺术，在博物馆的空间里被读懂了

陈履生

如何举办一个高质量特展？前不久英国的一个歌剧特展提供了范本

与的大型系统中的一部分。随着计算机的使用，艺术行业正变得越来越多复杂和广泛。尽管沉浸式艺术凭借其强调多重感官体验的特点，赢得了热捧与关注，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不在少数，尤其集中在其精神内涵方面。对于艺术世界来说，大多数数字艺术似乎过于迷恋技术，而对创作概念模糊不清，其艺术价值的内核有待探讨。而美术馆为了吸引观众，一味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出只吸引眼球但缺乏深度的作品，也会导致美术馆的“游乐化”现象。这些都是沉浸式展览热潮之下需要关注与反思的。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